

青春的子弹

张渝



东南大学出版社

六朝松艺文笔丛

青春的子弹



张渝

东南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青春的子弹 / 张渝著. —南京: 东南大学出版社,
2003. 7

(六朝松艺文笔丛 / 薛原, 徐雁主编)

ISBN 7-81089-305-X

I. 青... II. 张... III. ①书评—选集②随笔—
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G236②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57362 号

-
- | | |
|-------|---|
| 丛 书 名 | 六朝松艺文笔丛 |
| 书 名 | 青春的子弹 |
| 编 著 者 | 张 渝 |
| 出版发行 | 东南大学出版社 |
| 社 址 | 南京市四牌楼 2 号(邮编 210096) |
| 电 话 | (025)3792327 3792214(发行部) 3791830 3374334(书店邮购) |
| 传 真 | (025)7711295(发行部) 3362442(办公室) |
| 经 销 | 新华书店 |
| 印 刷 | 南京玉河印刷厂 |
| 开 本 | 889×1194 1/32 |
| 印 张 | 9.25 |
| 字 数 | 285 千 |
| 版 次 | 2003 年 8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
| 定 价 | 152.00 元(全 8 册) |
-

(凡图书印装质量问题,可直接向我社发行科调换。电话:025-3795802)



青春的姿态(自序)

如同长在地里的不都是庄稼一样,青春只是一种气质,而非年轻、季节甚至年轮的代名词。当我们想当然地论定“青春=年轻”时,青春已经黄了一半,开始了青黄不接的尴尬。青春,这么美好的字眼,怎么可能仅仅属于那上苍批注的几圈年轮呢?

基于此,并不年轻的张承志写道:“随着日月不可置信地流逝,随着自己身上发生的肉体与渴望的冲突,年龄成了敏感的命题。但一切并没有得到解释,我独自注视着身后潮水般成批的人,总想问:‘你能证明自己的年轻吗?’”其实,张作家忽略了这样的命题:青春≠年轻。需要证明的不是年轻,而是属于生命血性的青春。是否年轻,仅用几个手指掐掐就知道,即使盲人也能算得出。但青春不行,一个生命的气血只能用另一个生命去体悟,而这远非几根手指的掐算就可了结的。所以,我不赞成这样的说法:“能使知识化腐朽为神奇的,比一切概念和理性更伟大的,是青年对社会实行的纠正。青年总是代表正义……”。但是,我赞成将此说法中的“青年”置换为“青春”二字。然而,如此一来,好好的一句话就让我改成了病句——“青春”怎么可以做主语呢?其实,我并非不知此病,我只是固执地以为,青春的焕发并不总是中规中矩的,它不仅时时逾越常法,而且往往“以武犯禁”——化一切腐朽为神奇。

江湖上说,“青春是不经用的。”故此,江湖上吃得开的便是“老江湖”。江湖,另加一个“老”——老谋深算的“老”,江湖也就难以安宁。尔虞我诈,冤冤相报,打打杀杀,无有终了。因了“老江湖”的存在,我们的世界变得猥琐,变得卑鄙,而这恰恰是其鄙薄青春的必然结果。任何健全的社会都不敢如“老江湖”们一般小看“青春”——不经用。真正的青春,不是不经用,而是用不完。生命在,青春在。

较之老江湖们对于“青春”的鄙薄,萧伯纳则发出了这样的感慨:“青春太宝贵了,以至于我们不能把它轻易地交给年轻人。”宝贵,自然应当珍惜,而这正是萧伯纳眼中的青春要说的话。事实上,我们像的确像珍惜光阴一样地珍惜青春。至少,祖上好几代都是这样说,也是这样做的。然而,青春需要的不是我们攥在手心中的呵护,而是天风海浪般的张扬。张扬中,生命方才抵达青春的状态。这一状态真的与年龄有





关吗？在一本书的后记中，我曾藉着“一事能狂便少年”的酒意，希望自己有着青春的表现。今日看来，还是心虚了。而心虚并非青春的姿态，心目中的青春，应该愈挫愈奋，永不言愁。

1989年，当我们告别母校准备各奔东西时，老师在我们不无寒酸的行囊里放了这样一句话：心中有片蔚蓝色，永远张开挺进的帆！不知同时散去的同学作何想，他们没说，我也没问。反正我是顷刻间感到了富有——行囊已青春。背负着行囊中的青春，自然会扬起风帆。一路行来，也就有了自以为青春的文字——《青春的子弹》。

将自己的文章集成一册，然后，毫不脸红地自诩为“青春的子弹”，是否有些狂妄？更何况毕竟年纪一把了。一大把的年纪，却又偏偏开口闭口地谈论小年轻们方才自炫的“青春”，是否有些妖了？“老妖”的名字终究不好听。然而，话又转回来，老而能妖，是否是说老妖正青春？当70几岁的林语堂筹划着迎娶韩美人时，不理解的人蜂拥而至。此时，他的一位学生为了安慰老人，便上书一封，言及他非常支持老师，因为老师毕竟老了，需要有个伴儿。没有想到的是，学生的好心反而激怒了老师，以致林老先生不能不高声喊出：我不是为了找个伴儿，我是在恋爱。

谁能说这样的“恋爱”不是青春？

因此，这册“青春的子弹”，也不仅是一本小小的艺评文集，而是我引以为豪的青春的姿态。此时，我正以青春的姿态向您行着注目礼，倘若我把那所谓的“收腹、挺胸、抬头”的动作做得不够标准，那就请您伸手纠偏吧。我期待着。

行文至此，本欲打住。奈何沈奇老兄说：

“这样的序文写得好像是第一次出书的人写的，有些飘，还是要补充些有关书的内容。”既是如此，那就说说这本书——《青春的子弹》吧。

本书虽说已是我的第三本书，但书中文字有的比前两本书中的文字的写作时间还要早，有的甚至是我刚开始学习写评论时的文字，其间幼稚在在皆是。所以，那子弹也就有了假的成份，比如，有些弹头就是橡胶的，但这假子弹却呼啸着真感情。故此，也就不避脸红地录了来。当然，无论真假，只要是子弹，就有伤人的可能，倘若果真的话，我这里先致一歉。不过，天地良心，我只是对艺不对人，而这几乎是废话，不说也罢。

此外，收入本书的文章大都在各类媒体上发表过。今日拾来，不是意味着这些文字可以永垂不朽，而是出于自爱，所谓敝帚自珍。当然，也有展现前文所说的“青春”之意。

要说的是，我之所以能够走上艺术批评之路，是与美术史论家程征先生的厚爱有着直接的关系。正是程先生的推荐，我的文字才第一次登上了声望颇高的《朵云》。而使我在美术圈博取了一点功名的老师则是《江苏画刊》的李建国先生。两年前的冬日，天正飘着雪，我接到了李老师电话，说准备在《江苏画刊》连载我写的“为长安画派结账系列”的文章。说实话，我当时欣喜若狂。而此前，我们不仅没见过面，他甚至搞不清我是干什么的。后来，《书屋》杂志原主编周实先生又约我写20世纪中国画家，每期一万字。这样，也就有了我在《书屋》上的“雪尘语画”。后来，《雪尘语画》由湖南美术出版社集成了书，所以，关于《雪尘语画》我也就不多说了。我在此要说的是，引领我走上批评之路的先生们，有的见过，有的至今缘悭一面，比如周实先生。但是，无论见过，还是没见过，他们都让我沐浴在了温暖之中，真所谓“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最后，我还必须向促成此书的薛原先生和东南大学出版社致以谢意，没有他们，我的“子弹”还不知要在自家火药库里呆上多久。

2002年11月24日

六朝松艺文笔丛

编委	王振羽	许锋	卢冬梅	陈融冰
	段琍	高伟	徐培范	唐爱平
	陶铠	钱军	钱晓华	韩青
	解维汉	谭延桐	蔡玉洗	薛冰
主策 装帧 篆刻 编务	薛原	徐雁		
	芦薪	薛原		
	书衣坊	朱赢椿		
	卫滨	王秀泉		
	孙艳	朱敏	刘佳	

六朝松随笔文库(12种/套)

承译副墨
学林漫笔
开卷余怀
昨日书香
海上书声
读书随记
滨海读思
书卷故人
山海文心
文苑散叶
秋水夜读
金陵书话

白化文
潘树广
徐 雁
龚明德
陈子善
王余光
薛 原
王振羽
于志斌
徐重庆
王稼句
薛 冰

(以上图书已于 2002 年 5 月出版)

六朝松艺文笔丛(8种/套)

留恋之矢	薛 原
艺术功课	臧 杰
墨汁写因缘	伍立杨
与时光同醉	罗文华
艺术不艺术	宋文京
双倍的生活	逢金一
青春的子弹	张 渝
人缘与书缘	董宁文

(以上图书已于 2003 年 8 月出版)

目次

自序 / 1

孤蓬自振

唐僧情结与青春心态 / 3

朱新建的蒙汗药 / 12

恕不赊账 / 20

何种传统(结账一) / 21

各有腹心(结账二) / 25

激情澎湃(结账三) / 31

精神的高地(结账四) / 38

鸡鸣不已(结账五) / 45

从火到云(结账六) / 53

鬼手还是水手(结账七) / 63

从自恋到自圣(结账八) / 68

呦呦鹿鸣 / 74

其妙在人

神魔尽头：像英雄一样回家 / 83
黑压压的沉默 / 88
在城市施虐 / 93
拈花微笑的王有政 / 97
何以拒绝，而且再造 / 100
痛苦一刀砍下 / 105
硬硬朗朗 / 108
心灵的功课 / 113
漫话许志强的“漫画” / 116
滚动在刀刃上的爱 / 119
一块多情的石头 / 123
中年的温厚 / 125
低产闲散慢先鋒 / 129
打开一扇善良的窗 / 135
心外无刀 / 137
记忆与幻觉 / 141
小鬼当道 / 144
洛齐的表情 / 146

微尘遮字

软弱的平凹懦弱的狼 / 153
且看下回 / 161
人到中年：走向颓废与寻找天真 / 165
抢滩行动中的一次闪失 / 179
说一回《美术》的“行为艺术” / 184
从回忆到书香 / 188
知什么，如何知 / 193



无邪的虚伪 / 196

惊沙坐飞

气势对气韵 / 207

青春的子弹 / 221

智性书写 / 225

“智性”是这样致命的 / 228

在烟幕中前进 / 231

智性书写 / 234

作为话语资源的农事经验 / 248

以学术的名义 / 25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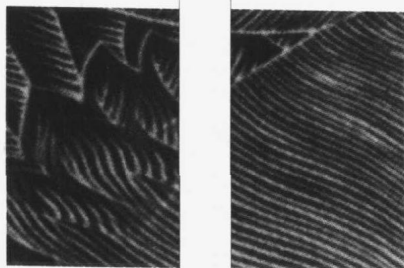
在样式中颓败 / 258

神清调真是连海 / 263

帝庭之光 / 266

如来最小弟 风雨不归舟 / 277

孤蓬自振



唐僧情结与青春心态——也说吴冠中*

老人的话儿也会有假？我相信，无论何时何地，也无论是谁，当他一旦有资格用自己的满头白发来标举义旗时，晚辈们即便不是贸然跟进，也不会轻易怀疑老人家的信誓旦旦。于是，何去何从便成了我们惟一的选择。然而，一旦选择，无论从抑或从不，我们都在被迫的选择中落入圈套。因为，我们的所有选择，都必然从不同方向证明老人的存在与价值。一句话，我们已经置身场内。这时，标举义旗的老人便会释然一笑：小子还是年轻。我们或许忘记了，一个耄耋之年的老人之所以举旗，只不过是一种言说策略，他的真正目的不是攻城拔寨，而是表明自己的存在与价值。事实上，画坛上至今鏖战犹酣的笔墨是否等于“零”的论战恰恰就是这样一种圈套。因为，吴冠中从来就没有以为笔墨等于“零”，否则，他便不会数十年如一日地把油画往笔墨这个“零”上来嫁接，他也不会不遗余力地向西方介绍、传播笔墨这样一个“零”。他所反对的或许只是虽未脱离具体画面却已脱离了画家主体心性的笔墨程式。他的“笔墨等于零”只是希望从原初的尚未程式化的笔墨的零度开始创作，惟有这样，笔墨的创新或许才有希望。故此，我愿意将吴冠中“笔墨等于零”中的那个“零”理解为一种零度存在而非了无一物的虚空。

事实上，一旦我们将“笔墨等于零”的“零”理解为零度存在的话，“零”便成了创作的起点而非作品的终结。这方面，古人所说的“遗物以观物”、“不执于心，不执于物，不执于画”也正是此意。不过，即便如此，吴冠中的“笔墨等于零”的表述依然有欠学理，然而，问题的严重性恰



作者与程征先生(左)合影



* 此文与程征先生合作。



恰在于：一些论者已然意识到吴冠中说话学刘海粟，不免大而无当后，却偏偏要对吴冠中有欠学理的表述做学理式的深究，这是否有些堂吉诃德化？鉴于此，我以为江洲先生在《文艺报》上所作的《断线的风筝——我看吴冠中先生用彩墨画在宣纸上的画》、《与吴冠中先生商榷》^①等文章便是一种堂吉诃德式的挑战，他把吴冠中想像得太严谨以至于落入了吴冠中的话语圈套。因此，江洲先生越是严谨认真地论说吴冠中，他也就越是从另一方面强调着吴冠中的重要。至于江洲先生揪住的吴冠中所说的林风眠在容量上不如他，潘天寿的面比他窄，李可染的变化比他有限等昏话也或许只是一种老人的兴到之语，因为它毕竟只是出现在《下午·客厅·逆光——听吴冠中教授传“道”授“业”解“惑”》^②这样一篇记者访谈录里，而非正式的论文中。在我的印象里，《吴冠中文集》中收有吴在不同时间、不同场合称颂林风眠、潘天寿等人的文章十几篇，并且都是肺腑之言。有这些文章在那里放着，我们为何要把那几句“昏话”当真？即便如此，吴冠中的这种话语句型我们也并不陌生。1993年，北京曾有一个批评家提名展，并出了一本小册子。在册中，批评家们对参展画家曾宓作的学术定位是：“爱蒲作英的饱墨直入、淋漓尽致而去其草率习气；取齐白石减笔大写的章法结构而弃其雅俗兼融；宗黄宾虹于粗头乱服中见法度的笔墨但不求其一波三折的线段；承潘天寿笔势的方劲又改其沉郁苍古的险奇折落，在总体上孕育出自己的独立品格

① 《文艺报》2000年1月6日、1月27日、2月3日《艺术周刊》版。

② 《中华文化画报》1999年第5期。

和清刚、放逸而质朴的风格”。事后，李小山在《江苏画刊》上称此行径为“把术语与词汇当软糖吃”。既然，标举“学术”的批评家们都在“吃软糖”，那么，一位耄耋老人坐在“逆光”的“客厅”里吃块软糖又有多大的危害？不要忘记，人越老越爱吃糖。

然而，吴冠中毕竟是一位曾为中国美术的发展呕过心沥过血的先生，忽视这一点，也同样是不负责任的。至今思来，70年代末、80年代初，倘若没有吴冠中先生关于形式问题的振臂高呼，我们对艺术本体的回归或许还要延长一个时间段；我们也必须承认，自古及今的艺术家中，能在古稀之后仍然保持旺盛精力与年轻心态者并不多见。故此，本文拟从“唐僧情结”与“青春心态”入手，探究一番吴冠中的艺术理念，进而明了生活里的吴冠中之所以能成为美术史上的“吴冠中”的原因所在。

唐僧情结

所谓“唐僧情结”，是指其韧性的执著及担当。它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指吴冠中一如唐僧取经般的远赴巴黎求学，深究西方现代艺术的精髓；另一方面又指归国后的吴冠中一如唐僧译经般的融合中西的艺术创作。其实，吴冠中本人也多次在自己的文章中提到唐僧，提到他在50年前由法国归国时的心情，他说：“船一离开马赛，我就想起玄奘回



吴冠中绘《鲁迅故乡》